



星期文库

“七鲜”谈之七

瑶华

鲥鱼春鲜如梦杏

鲥鱼是鲱形目鲱科的一种洄游性鱼类,每年春季自海入江产卵,“鲥”即指它具备的“应时而至”的特点。古人将鲥鱼誉为“银鳞细骨”“鱼之美者”,曾和刀鱼、河豚并称“长江三鲜”。现在,鲥鱼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,长江中的野生鲥鱼更是多年来影踪难觅。如今在市面上出售的鲥鱼,其实是和中国鲥鱼同科不同属的美洲西鲱,又名美洲鲱,引入我国后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开展规模化养殖。而流传千余年的本土鲥鱼之味,只能从诗文和有关记载中去感受了。

鲥鱼的与众不同之处,在于它的鱼鳞下有一层脂肪,“味在皮鳞之交”,适合连鳞蒸食。北宋彭渊材自称“平生有五恨”,位列第一的就是“鲥鱼多骨”。从侧面体现出,尽管鲥鱼细刺较多,仍然令人爱不释箸。古人吃鲥鱼,常和新笋搭配。北宋贺铸在词中称赞:“苦笋鲥鱼乡味美,梦江南。阊门烟水晚风恬,落归帆。”但在江南之外,鲥鱼似乎不那么受欢迎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,“蜀人呼为瘟鱼,畏而不食”,这可能和鲥鱼洄游到长江中上游时,已经变得较为瘦弱有关。

明代沈德符所著《万历野获编》中,讲述了一件和鲥鱼有关的逸闻。有个宦官赴南京办差,正值江南鲥鱼当令,此人吃了几天厨子精心烹饪的美食,却没吃到特产的鲥鱼,便叫来厨子责问。厨子惊讶地告诉他,每餐都特意做了鲥鱼。这位宦官命他把鲜鱼拿上来,看过之后更奇怪了:“这鱼样子倒是跟鲥鱼挺像,但为什么不臭呢?”

以鲜美著称的鲥鱼,为何在权倾朝野的宦官心目中成了臭鱼?原来,明代和清初都有以南京为中心向皇宫进贡鲥鱼的制度,称为“鲥贡”,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。《明史》记载,太庙每月初一要供奉荐新仪物,四月的当令食品包括“樱桃、梅、杏、鲥鱼、雉”。此时的首都南京正位于盛产鲥鱼的长江畔,可以保证进贡时鲜鲥鱼。明成祖迁都北京后,鲥贡制度继续保持,运输的难度就大得多了。鲥鱼只在初夏时才能大规模捕捞,离水后很快就会死,而且极易变质。古时的鲥贡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,陆运靠骑马传送,速度快,但运输数量少,主要保障宗庙荐新和皇帝食用;水运可以运送较多的鲥鱼,但速度较慢。尽管要求全程用冰为鱼保鲜,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打折扣。经历三千里的漫长路途,船里早已臭气熏天。沈德符形容:“余于夏月北上,曾附其舟,几欲呕死。”尽管如此,进入京城的臭鲥鱼仍然物以稀为贵。得到赏赐的宦官和大臣感激涕零,还以为这就是地道的鲥鱼味儿。

悄的,只有麻线穿过鞋底子的咻啦咻啦的声音。

父亲看着看着,突然想起了什么,爬起来四处找找,后炕上,被窝垛上,父亲是在找衣服。找到后,父亲过去把衣服搭在母亲身上,母亲说:“我不冷。”父亲说:“夜深了,别着凉了。”然后,父母无话,父亲就接着看他的书。

母亲鞋底子纳到什么时候,父亲就一直看到什么时候,直到母亲把针往鞋底子上一别,说睡吧,父亲才在书边掖上一角,匆匆地跳下炕去插门。

纳鞋底子是个力气活,有时候母亲实在有一针拔不过来,父亲就爬起来帮忙,母亲便在一旁静静地等着。拔过针的父亲有时兴起,也想纳上几针,母亲一把抢过来,说:“还是看你的书吧。”父亲朝着母亲嘿嘿地笑过,便爬在炕上继续看他的书。

屋子里,只有咻啦咻啦的麻线声。父亲嗓门好,在大队的剧团里唱过二人台、山西梆子。父亲不愿看书的时候,就躺在炕上轻轻地哼些《走西口》或《挂红灯》的唱词。父亲的声音有时婉转,有时悲凉,极低沉地在屋子里回荡着。母亲依旧纳着她的鞋底子,只是偶尔抬起头来,若有所思地看上一阵子父亲。

母亲在想戏台子上一招一式的父亲……

这年秋天,母亲就做了三双鞋,一双是我的,一双是姐姐的,另外一双大的,是母亲做给父亲的。

吗?你就不能说给你哥?你哥精得跟猴子一样会想不出法子?你呀你呀,一定是小心眼,真不知道是笨还是贪害了你……”

太奶奶说得没错。我一直瞒着,谁都不告诉,就是想着那三个柿子只能是我一个人的,才不愿意跟谁分享。可粗大的摇不动的柿子树,高高悬挂的柿子,已超出了我的能力,怎么经得起等待?注定了再漫长再辛苦的等待,都没有结果。

“个人能力不足,经不起等待,就要学会与他人合作,共同分享!”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,那三个被摔成泥的柿子,还在我的耳畔低语。

我俩白天逛景点,晚上陪她逛商场“扫货”——她专挑那些颠覆日常穿搭的减龄时髦衣服,买一件就穿一件,一天一个新造型。

临返程时,她把假睫毛和假指甲都卸了,新买的衣服和饰品也收进了行李箱。我劝她:“大胆穿着呗,时间久了,大家也就习惯了。”她白了我一眼,说:“办公室那两个女同事退休后,就剩我一个女员工了,穿衣打扮更得大方得体。”我叹了口气:“这些行头白买了。”她却莞尔一笑,说:“等下次旅游时再穿。”

如今大家都在谈论“自愈”,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挣脱束缚、随心所欲做自己。受环境和性格影响,有些人始终难以摆脱周遭人的眼光与评价。而旅游的妙处,恰恰在于它能让人置身陌生天地,卸下所有束缚,毫无顾忌地遵从内心——就像大寒,这场间歇性的“一反常态”,成了她平淡生活里的一味调节剂。这场“变装圆梦”,比起旅途中的风景,更显珍贵。

便跳下炕到院里去插门。

回来后,父亲说:“把鞋底压在我的褥子底下吧。”

母亲说:“没事。”

父亲说:“你的腰一受潮就闹毛病,还不注意点。”

母亲说:“没事。”顺手就把一双鞋底子压在自己的褥子底下。

第二天起来,母亲叠炕,意外地发现昨天明明压在自己褥子下边的那双鞋底子,竟跑到了父亲的褥子下边。

母亲就看了一眼父亲,父亲正专注地坐在灶火堂前烧火熬饭,一片火

## 朴素的爱

马德

光正红红地映在他的额头上。

被火热的炕烫过,被父母的体温暖过,鞋底逐渐干透了。父亲在炕沿上咣咣地摔上几下,便交给母亲,说行了。

接下来便是纳鞋底。

这时父亲就从房梁间取出个纸包来,掸去上面的灰尘,展开来,是几本陈年的旧书,有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敌后武工队》等。父亲随意地拿出其中的一本来,便爬在煤油灯底下看起来,偶尔也给母亲讲上几句,但更多的时候,屋子里静悄

## 记忆中的三枚红柿子

凌小雅

来时自身又接纳不了土地坚实的热情。无奈之余,我用指尖蘸了点没有脏的柿子肉尝了尝,好甜好甜,反而越甜越心疼。

回到家撅着小嘴,满脸的不高兴。太奶奶知道了原委,戳着我的小脑门笑了。她说:“你够不着,想不出法子,别人兴许能够得着,能想出法子。把柿子勾下来放在自家窗台上,天天看着,踏踏实实地等它变软不好

## 五十岁的“变装圆梦”

马海霞

些时髦衣服,却总怕周围人投来异样的眼光。去年夏天,她和同事出差遇到两位六七十岁、拉着行李箱的妇人:一个穿着红色背带裤,梳着两条马尾辫;另一个穿着碎花吊带裙,扎着两个小揪揪。大寒的眼睛都看直了,心想:这么大的年纪了,还能如此随心所欲地穿搭,真让人羡慕。同事也凑过来跟她小声议论:“肯定是出来旅游的,在外面没人认识,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”同事这番话,像一束光,瞬间照亮了大寒的心。她突然意识到:自己何不也找个陌生城市,彻底放飞自我呢?闹了半天,这趟旅行,大寒是来圆梦的呀!

第二天一早,大寒穿上昨天买的新衣服,还特意化了妆,将嘴唇涂得比指甲油还要红。在外旅游的那五天,

突然想起这年秋天,田里的莜麦刚收过半,地里的活就全扔给了父亲。母亲白天在场院里切谷穗,晚上便腾出手来干些针线活。她从后炕的炕席下找出鞋样的时候,是个傍晚,父亲正好推门进来。

父亲刚刚卸完一车莜麦,身上到处是莜麦芒子。他一边用笤帚打扫身上,一边笑着对母亲说:“又给孩子们做鞋啊!”

母亲没说话,低头整理着鞋样。“给孩子们做厚实些,省得到冬天就把脚给冻了。”

母亲认真地翻整着一摞鞋样,没有搭理父亲。

父亲说:“给你也做上一双吧,穿了这么些年了,你的那双准也不暖和了。”

母亲还是没说话,只是一顺手,摘下了扎在父亲衣领和袖口上的几粒莜麦芒子。

母亲做鞋,父亲爱给她打下手。母亲粘鞋底的时候,父亲就坐在母亲的一边,帮着她从针线筐箩里挑拣合适的烂布头,然后一块又一块地递给母亲。

父亲一边拣布头,一边和母亲唠嗑,内容全是关于家庭、农事、土地、墒情和阳光的。父亲絮絮叨叨不停地说,母亲只是静静听,有时也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和着。直到夜很深了,母亲粘好鞋底,父亲才住了话。

母亲打过一个呵欠,说睡吧,父亲

记得那年冬日,柿子树上悬挂着三个火红的柿子,看着都流口水。

柿子树长在李家陵那块地的沟边,有点高,我踮起脚跟也够不着,挥动着小树枝还是够不着,树又很粗壮,摇晃不动。我只能选择了等,等它熟得差不多了自然落下来,等一阵大风把它们刮下来。我天天跑沟边看柿子落下来没。天天跑,天天失望而归。等待,真的太难熬了。

直到某一天,我又跑去看柿子落下来没。远远的,枝头已没了三个红灯笼,心中顿生欢喜。走近,一地柿子泥。

软了的柿子枝头挂不住了,落下

我和大寒外出旅行,刚到酒店安顿好,她就拉着我直奔商场。她先嫁接了睫毛,又做了大红色的指甲。在商场里,她相中了一件背带牛仔裤,直接付了款——裤腿上有个大大的卡通图案,后兜也花里胡哨的。接着,她又转身去了饰品店,买了条“布灵布灵”的毛衣链。她还买了一顶红格子的贝雷帽,让我给她编了两根麻花辫。她活到五十岁,向来以朴素著称,这次是受啥刺激了?

她也看出了我的疑惑,便跟我分享了她的真实想法。她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,从小母亲就不许她穿“奇装异服”。参加工作后,办公室就她一个年轻女性,另外两位年长的女同事都不爱打扮。她们看到她后,直夸她气质文雅,还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。结果还真成了——男方就喜欢朴素型的姑娘;而她的婆婆是中学教导主任,管理学生仪表颇有经验,一眼就相中了她。

穿衣朴素大方久了,大寒自己都患上了“打扮羞耻症”——有心化个妆,穿